春秋左傳類解

春秋左傳類解虢虞秦卷之十三

廬泉劉績編註

虢 陝州今屬河南府隸河南布政司

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爲王卿士。勲在王室。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今陝州靈寳縣有虢州城。周室東遷。虢公忌父虢公林父猶爲天子相謂之西虢。後爲晉滅。虢叔之國。公子譜云在滎陽。謂之東虢。今河南開封府汜水縣。即鄭虎牢是也。傳曰

制巖邑也虢叔死焉是也爲鄭滅或以爲在鳳翔虢縣即今陝西鳳翔府寶鷄東六十里有虢城按史記秦武公十一年滅小虢在魯莊七年豈虢叔始封此後東遷制其子孫猶有居故地者漢志註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州然不可考矣

虞（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

姬姓公爵出自大王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大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爲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在河東大陽縣按陝州夏縣有大陽故關而平陸縣東北

六十里有故虞城後虞仲國於吳其支庶封于此故亦謂之西吳傳十二世爲虞公晉滅之。

己卯桓十年 虢仲譖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初虞叔有玉虞叔虞公之弟虞公求旃弗獻旃之也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言匹夫本無罪由其懷璧則人利其璧以害其身故有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共音恭又洪地名

癸丑莊二十六年 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

甲寅莊二十七年

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未戰先畜養此夫民讓事禮樂和樂愛親慈哀喪愛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亟數也飢謂窮困也

乙未莊三十二年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虢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杜云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尚青以

此虢祭之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虢請命，請神賜土地之命反曰：

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祝大祝宗宗人史大史應區嚚皆名也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辛酉閏二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犬戎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狄道縣鳥鼠同穴山東經南安天水洛陽扶風始平京兆至弘農華陰縣入河水隈曲曰汭

舟之僑曰：虢大夫無德而祿，無德而受福殃也。殃將至矣。遂奔晉。

癸亥傳○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與上陽對在陝州平陸縣上陽在陝縣東二年南虢所都也杜云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公谷作夏陽

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乘去聲屈地所生之馬也垂棘地名出美玉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懦弱也且少長於君君暱之自少養於公宮公與之狎而不以其言爲重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冀國在平陽皮氏縣東北有顛軨坂在河東大陽縣東北有顛軨阪鄍晉邑名言冀伐晉至此晉頗虞强而冀恐退不能害晉今虢爲不道保

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保聚也逆旅客舍也言虢聚兵於晉舍以侵晉邊請借道問虢伐己之罪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公羊曰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者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

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柰何荀息曰請以屈産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廐繫之外廐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

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

○穀梁曰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人不得居師上故虞雖小國言師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

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

甲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虢公敗戎于桑田（虢地在弘農陝縣東北）晉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

丙寅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

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杜以爲輔頰與牙車内外相依也按輔本益車輔者詩云無棄爾輔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大王有翦商志二子不從次命俱讓適吳故不嗣周位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二虢乃大王少子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盟府司盟之官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桓叔即曲沃成師莊即桓叔子其族乃晉獻從祖兄弟皆至親獻公患其偪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言虞若能親過於此方可保其不伐而愛之甚言其不可也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

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周書蔡仲之命言皇天無所親於人惟有德則輔之言神享在德也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君陳篇言昭薦黍稷非馨香而馨香惟明德言事神在德也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繄音醫語辭杜云是也言祭物雖同有德則饗無德則否人德能易之也今書旅獒作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按下言民和此上未言則易慢也言人所不經慢之物惟有德之物能然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臘者獵也田獵取獸祭先祖也在此行也晉不更舉

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龍尾尾星也日月之會曰辰謂夏正九月十月日躔大火析木次在尾星故尾伏而不見均服振振，戎事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故曰均服振振音真盛貌言上下一色之服盛取虢之旂。旂軍之旌旗鶉之賁賁，鶉即柳星時鶉火平旦在南正中賁賁然而大謂俱見也杜云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焞焞，天策即傳說星在尾東時月在策近日死魄無光故策星焞焞然明蓋月盈而明則星為奪光不見也火中成軍，虢公其奔。成軍軍事有成功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

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穆姬晉獻公女爲秦穆夫人媵送也送女以臣僕之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公羊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詞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故書執罪其滅人自亡又不死位

○穀梁曰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時虞已包裹屬於晉故雖在虞執而不書其處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以民執其君故稱公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民服于晉故從晉命而執其君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

號而明日亡虞矣

秦 鞏昌鳳翔西安俱隸陝西

嬴姓伯爵出自顓帝裔孫女脩子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以所居於嬴故也是爲伯翳十九世孫非子居犬丘爲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分爲附庸邑秦谷續嬴氏祀號曰秦嬴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今鞏昌府秦州有秦亭秦谷鳳翔府隴州南三里有秦城即非子所居秦嬴生秦侯秦侯生公伯公伯生秦仲宣王以爲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後誅西戎不克見殺長子莊

公破西戎爲西垂大夫莊公生襄公周幽王犬戎亂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爲諸侯有周岐豐地子文公營邑汧渭。四十四年入春秋後悼公十年獲麟後九世孝公伯其子惠文君自號爲王至始皇并天下二世而亡。自非子後莊公居犬丘。（即槐里今西安府興平縣東南）寧公遷平陽。（今鳳翔府郿縣世記以爲出公）德公遷雍。（扶風雍縣今鳳翔縣）獻公遷櫟陽（西安府臨潼縣北）孝公遷咸陽。（今縣屬西安府）皆本於秦谷故號秦焉。

文公（襄公子四十四年入春秋隱七年卒在位五十年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寧公（文公太子竫公之長子年十歲隱八年即位始徙居平陽桓八年卒在位十二年諡

法寧安也

壬申二年　桓　芮伯萬之母芮姜，芮伯爵周同姓國司徒芮伯之後其地即陜州芮城縣今屬山西平陽府後爲晉滅杜云馮翊臨晉縣有芮鄉惡芮伯之多寵人也故逐之。出居于魏。魏姬姓國在河東河北縣閔元年晉滅之

癸酉四年　桓　秋秦師侵芮敗焉小之也。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芮伯在魏芮人更立君秦爲芮所敗故以芮伯歸將欲納之

出子寧公少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大子而立之年五歲桓九年即位在位六年從爲三父等弒

乙卯十年　桓　秋秦人納芮伯萬于芮。

武公寧公長子桓十五年三父等令人賊殺出子復立之居平陽封宮即位三年誅三父

爭以其殺出子故也莊十六年卒在位二十年初以人從死其子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謚法克定禍亂曰武

德公 寧公中子出子同母兄武公弟莊十七年即位初徙居雍在位二年卒謚法綏柔士民曰德

宣公 德公長子莊十九年即位莊三十年卒在位十二年謚法施而不成曰宣

成公 德公中子宣公卒子九人莫適立乃立其弟莊三十一年即位閔二年卒在位[illegible]年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穆公 名任好德公少子成公卒其子七人[illegible]立乃立其弟僖元年即位文六年卒[illegible]三十九年謚法布德執義曰穆

己卯僖十八年

梁伯 梁嬴姓伯爵栢翳之後秦仲[illegible]平王封其少子康於夏陽梁[illegible]益

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無民以實之命曰新里秦取之同州縣有新里城

僖庚辰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秦居新里

○梁亡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名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言溝宮乃為秦襲已也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公羊曰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柰何魚爛而亡也梁君隆刑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

者百姓一旦相率俱去狀若魚爛從內發而外見也

○穀梁曰梁亡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言若伐之而滅亡則淫湎不足記使其自亡然後其惡明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其正也鄭棄其師惡其長也出行也正謂政教行惡政加民長謂高克以惡人統師

乙未文元年

殽之役三十三年晉襄敗秦于殽見晉晉人既歸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

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詩大雅桑柔篇隧道類善也言大風之行壞衆物所在成蹊徑猶貪人敗善類聽順己欲之言則荅人諷誦諫言則如醉不知故不用善人反使善人至悖眊亂也）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丙申文二年）秦伯猶用孟明（秦伐晉報殽敗彭衙見晉）又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成子即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冬晉人（襄）宋人（成）陳人（共）鄭人（穆）伐秦

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

成一作戌音恤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爲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言穆公悔過終用孟明爲政故貶卿稱人以尊之謂之崇德明罪不在四國大夫也

丁酉文三年○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皆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也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即公孫枝舉孟明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

事。秦穆有馬。詩召南采蘩篇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供公侯。喻秦伯不遺小善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馬。大雅烝民篇一人天子也言仲山甫朝夕不解急事君孟明如之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馬。大雅文王有聲篇詒遺也燕安也翼敬也杜云成也言武王遠謀及孫以安其子如子桑知人不在當時而在今日也

戊戌文四年○晉侯襄伐秦。

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邧阮元二音秦邑名

庚子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殉殺人以葬環其左右也行音杭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黃鳥秦風篇名義取黃鳥止[illegible]于于棘桑得其所傷三良不[illegible]

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大雅瞻卬篇殄滅瘁病也言善人亡國亦隨之亡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聖通哲知也謂善人並建言用之多也下皆言用人詒法事樹之風聲樹立風化聲教分之采物采章物色旌旗衣服各有定制分分而與之也如分魯大路大旂類著之話言著著於竹帛也話言善言也爲之律度鍾律度量所以治歷明時陳之藝極藝準也極中也謂開陳貢獻多少之法傳曰貢之無藝又曰貢獻無極引之表儀引道也表所以爲法儀則也予之法制令之制度告之典訓古之遺令教之防利防閑也利謂所宜杜云防惡興利委之常秩委任也常秩官司之常職

道之以禮則使無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言古之王者用人詁法皆道於禮皆使無失土宜民賴之安然後正命就死聖王同之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康公名罃穆公子文七年即位十八年卒在位十二年諡法安樂撫民曰康

丙午文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illegible]公作遂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十二月戰河曲見晉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主人三辭賓答曰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以

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

○公羊曰秦伯使遂來聘遂者何秦大夫也秦無大夫此何以書賢繆公也何賢乎繆公以爲能變也其爲能變柰何惟諓諓善竫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穆公不用百里子蹇叔子言敗殺還歸作秦誓諓音戔淺薄貌書作截截竫在井反撰也書作諞巧也介特也尚作一槩斷斷誠一貌今按決辭也技才能也休休寬大

貌容有所受也言人有淺薄小善猶自恃撰成言以拒人使進諫君子易慚意不盡言況我多有若哉是以惟一介決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者爲難蓋不恃才妄作故也與書義異

壬子文十八年 ○秦伯罃卒。

共公名稻康公子宣元年即位四年卒在位四年謚法執事堅固曰共

丙辰宣四年 ○秦伯稻卒。

桓公名雍共公子宣五年即位成十四年卒在位二十八年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甲申成十四年 ○秦伯卒。

景公桓公子成十五年即位昭五年卒在位四十年謚法耆意大慮曰景

庚申昭元年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桓公子景公母弟鍼也其

母曰弗去懼選不去秦恐景數其罪加戮選數也癸卯鍼適晉其
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責其不友弟故書
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造舟比舟加板於上以爲橋也通秦晉道
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每十里置車八
乘自秦都雍至晉絳都凡千里用車八百乘歸雍取享晉侯九獻之幣以次載幣相授而至絳凡八至也蓋初自持一獻幣續歸取其八也以其歸取故曰反車八乘不并載可見車多傳言秦后子車千乘疑二百乘自隨也
司馬侯問焉曰即女叔齊子之車盡於此
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
女叔齊以告公且曰秦公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
其過必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后子見趙孟趙孟

曰吾子其曷歸（猶何時歸也）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亡乎對曰何爲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畫也）國於天地有與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與助也言國若有助立之者不數世淫不斃）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趙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之也（贊助也卽上助立）鮮不五稔（鮮少也稔熟也以穀熟爲一年言少尚當歷五年）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蔭日影也言影朝夕不相同事變亦如此誰能待五年方亡國）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愒日其與幾何（翫厭也愒貪也厭五稔遠貪朝夕近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誠爲死徵其與幾何言不久也舊註非

甲子昭五年

○秦伯卒。

秦后子復歸於秦景公卒故也。

○公羊曰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嫡子生不以名令于四竟擇勇猛者立之其名可登稱皆名嫡得之也以嫡得立

乙丑昭六年

○葬秦景公秦始書葬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合先王士弔大夫送葬之禮

哀公景公子昭六年即位定九年卒在位三十六年

庚子定九年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秦自晉悼以後不見於春秋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中國矣

惠公 哀公孫大子夷公子夷公早死不得立乃立之宣十年即位在位九年卒謚法柔質慈民曰惠

己酉 哀三年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庚戌 哀四年 ○葬秦惠公

悼公 惠公子哀四年即位在位十四年卒謚法肆行勞祀曰悼

春秋左傳類解號虞秦卷之十三終

春秋左傳類解鄭卷之十四

蘆泉劉績編註

鄭 華州今隷陝西西安府新鄭縣今屬河南開封府鈞州

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在西都畿内。亦名咸林。秦内史。漢京兆尹。唐爲華州華陰郡之鄭縣也。今華州城北有古鄭城。立二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爲司徒。王室多難。友寄帑於虢鄶之間。因取二國地。爲司徒二歲。死犬戎難。諡爲桓公。其子武公掘突掘音鶻定平

王於東都。亦爲司徒。卒。得虢鄶鄢蔽補丹依㖢（音柔）歷。莘十邑地。前莘後河。而食溱洧。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謂之新鄭。即鄶國都。武公立二十七年卒。子莊公寤生亦相平王爲司徒。莊二十二年入春秋。後聲公二十年獲麟。傳四世至鄭君乙。一百四年。韓哀侯滅之。

莊公（名寤生武公子二十二年入春秋桓十一年卒在位四十三年謚法勝敵克壯曰莊）

（己未隱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鄢音偃即今鄢陵縣）

初鄭武公娶于申。（炎帝四嶽之後封於申號申伯周宣王元舅也地在信陽杜云在南陽宛縣）曰武姜。（姜申姓武從夫謚）生莊公及共叔段。（共音恭以

段出奔共故曰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
之杜以為寤寐而生林云史記寤生生之難則此謂武姜因而寤寐接寤寐覺也言寤覺生倉卒
無備故曰驚姜氏與難生義同杜是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
公弗許亟欺冀反數也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為去聲制邑名公
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虢叔乃東虢君國在滎陽縣有虢亭恃險作亂死
於此邑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京鄭邑即滎陽京縣謂之京城
大叔大音泰祭仲曰祭側戒反鄭大夫都城過百雉國之害
也方丈曰堵三堵曰雉謂高一丈長三丈百雉謂周圍三百丈先王之制大都
不過參國之一大都得君國三分中一分大中五之一中都得君國五
分中一分大小九之一小都得君國九分中一分大今京不度非制

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所處也猶言為之地耳無使滋蔓。蔓難圖也。滋益也言蔓延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斃踣也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兩屬也或曰副益也公子呂曰：鄭大夫字子封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無用除之禍將自及致亡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今開封府延津縣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土地多厚必得民心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之人不為眾所親暱必自崩壞

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繕治也具卒乘卒步卒乘車乘也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啓開導也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共古恭伯國在汲郡共縣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所以罪段如二君故曰克克者力勝之辭得曰得儁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罪鄭伯不早為之所養成其惡故不稱國討謂之鄭志志記也言夫子改舊史以鄭之書法當如是也不言出奔難之也若言出奔則鄭伯但在逐之而無殺弟之罪故難言遂寘姜氏于城潁鄭地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地中之泉故曰黃泉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封人掌封疆之官許州長

社有潁谷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舍置也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遺去聲繄音醫語助也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隧地中道闕同掘穿也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以入故賦隧之中融融和集也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以出故賦隧之外洩羊世反樂舒散也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詩大雅既醉篇匱竭也孝子之孝純而不竭則能錫孝於

同類○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滑段之子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虢西虢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請師于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魯大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翼邾地不書非公命也

庚申隱二年○鄭人伐衛桓聲罪致討曰伐傳例有鍾鼓曰伐是也不書戰衛已服也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乙丑隱七年鄭公子忽在王所忽莊公子三年周鄭交質故在周故陳侯桓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丙寅隱八年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

媯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鍼子陳大夫先配而後祖禮先告祖廟後親迎今忽先逆婦後告廟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育生也

丁卯隱九年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軼音逸突也公子突曰莊公子鄭厲公也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輕進無剛則易退君為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輕妄動也貪而無親勝不相讓輕而貪敗不相救不整而無親先者見獲必務進貪進而遇覆必速奔輕後者不救無親則無繼矣不整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前謂戎師在前者時戎分為二

(隊也蓋已過第一覆見第二覆兵起而奔走也)祝聃逐之衷戎師。(祝聃即第二覆兵逐戎奔者分戎師爲二段使前後不續而橫陳其軍於戎師衷也)前後擊之(第一覆覆擊戎前第三覆擊戎後)盡殪(戎在前者盡死)戎師大奔。(戎在後者大奔)十二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己巳隱十一年)鄭息有違言。(息侯爵在蔡州新息縣世本云姬姓國違言言語相背戾也)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鄭之境)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在賢)不量力(息國弱)不親親(伐同姓)不徵辭。(言相違而不證)不察有罪。(二國相惡不分曲直而興兵)犯五不韙而以伐人。(韙音偉是也)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乙亥桓六年北戎伐齊僖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大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甲首被甲者之首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戍聚兵而守之也餼饋客生食及芻米使魯爲其班後鄭鄭伯爵故後鄭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師在十年見魯公之未昏於齊也魯莊公二年娶文姜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大子忽大子忽辭人問其故大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曰自求多福大雅文王篇言求福由己非由人也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又欲以他女妻之固辭人問其故

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言民人也必見責於人遂辭諸鄭伯假鄭伯之命以辭齊女决不桓干一年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仲時從忽救齊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亹子儀皆內寵之子弗從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莊執鄭祭仲突歸于鄭忽出奔衛宋稱人貶之也祭仲稱字見命大夫不能盡職非賢之也突不稱鄭公子絕之不當有鄭也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殺梁曰鄭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鄭忽者世子忽也其

名失國也

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仲足即祭仲為祭城封疆人以所守邑為氏仲字也祭鄭地陳留長垣縣北有祭城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曼鄧國姓昭公公子忽也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姞姓宋大夫也女聲去以女妻人也厲公公子突也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雍氏宗族皆有寵於宋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公羊曰。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

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柰何古之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留即古有莘城後爲陳幷故曰陳留縣今屬河南開封府鄭旣遷鄶故留爲鄭野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遼遠也故以此執之故也言忽不能君祭仲存則存祭仲亡則亡故暫從其言以免已死相鄭則君生國存蓋少遲緩突可出而忽可反是生易死也若終不能出突反忽則已猶在鄭國雖亂亦不至於亡是亡易存也古人之

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此傳義非但取其事附此

昭公名忽莊公嫡子繼立三月為祭仲廢出亡在外桓十六年復位十七年弒在位二年

諡法容儀恭美曰昭

厲公名突莊公庶子逐昭自立桓十二年即位在位四年十五年出奔蔡秋復入居櫟莊十四年弒子儀復位二十一年卒通計在位十二年諡法殺戮無辜曰厲

辛巳桓十二年○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莊燕人盟于穀丘燕南燕姞姓國人其大夫也○公會宋公于虛去魚反公作郯冬十有一

月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公欲平宋鄭宋爲鄭立厲逐昭責賂於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音鉤豆註即穀丘宋地在今歸德州南四十二里按齊亦有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宋地冬又會于龜宋地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傳例有鍾鼓曰伐皆陳曰戰既聲罪以伐之敵不服而與我戰深責之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詩小雅巧言篇引之以明數盟而生亂也長上聲

○公羊曰戰不言伐伐輕於戰故既戰舉重不言伐此其言伐何

避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不言伐伐則嫌內微者與鄭人戰于宋地故舉伐以明之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壬午桓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莊衛侯惠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傳按傳例大崩曰敗績燕稱人小國大夫不名也衛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

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謂鄭以二國及齊宋衛燕四國戰不書所戰後也公後會期不及先約戰地而止及其戰故不書戰地

癸未桓十四年（　）宋人以齊人襄蔡人桓衛人陳人莊伐鄭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公蔡人在衛人下

冬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渠門鄭城門大逵門內九逵之道也伐東郊取牛首東郊鄭郊牛首鄭邑名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大宮鄭祖廟盧門宋城門圓曰椽方曰桷

甲申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書鄭伯突見以庶子而奪嫡位非賢之也忽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雖嗣立不稱君爵復歸者既絶而復歸諸侯稱復歸歸之正也

祭仲專以突專權鄭國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郊邑外也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

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君惡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汪池也周氏鄭大夫其地在桔秩之門外殺而暴尸以示戮也公載以出。懸其見殺故載尸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公羊曰。突何以名。奪正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其稱世子何。正也。曷為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音歷鄭別都在河南陽翟縣按衛侯入于夷儀不名而突名者不當立也書入于櫟見大都偶國之害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莊

衛侯惠陳侯莊于袲伐鄭袲昌氏反宋地公作侈宋上有齊侯

秋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厲公因櫟人內應殺守櫟大夫檀伯

冬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不克伐鄭

故經書地於上以見其在此謀伐之耳

○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非責也忽正突不正

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

乙酉桓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莊蔡侯桓衛侯惠于曹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莊蔡侯伐鄭蔡侯至故伐序衛下

十六年春正月會于曹謀伐鄭也未能納突故復會夏伐

鄭

丙戌桓十七年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惡去聲下同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昭公弟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言但知惡其惡而不能行其誅公子達曰魯大夫高伯其為戮乎復惡已甚矣復重也先已為惡今又弑昭韓非作報惡非

子亹昭公弟高渠彌弑昭立之桓十八年即位秋為齊討其罪殺之

丁亥桓十八年秋齊侯師于首止齊侯齊襄公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卿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車裂曰轘轘音患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昭公弟子

儀也。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時人譏仲失臣節仲以子亹爲渠彌立本不正己欲討之而不能故然其言以明本意

子儀昭公弟莊元年即位在位十四年弒厲公復入

辛丑莊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鄭地名獲傅瑕。鄭大夫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子儀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内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内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厲公居櫟在外應外蛇象服虔云蛇北方水物水成數六故六年公聞之。問於申繻。申繻魯大夫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

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無納我之言）入又不念寡人（不親附己）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宗祏宗廟中藏木主石室言己世為宗廟守臣）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

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杜云莊公子見在四人子忽子亹子儀並死獨厲公在

癸卯莊十六年○秋荆伐鄭。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祭仲己死故治殺雍糾之黨九月殺公子閼刖強鉏鉏音徂二子祭仲黨斷足曰刖公父定叔出奔衛定叔共叔段孫定謚也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使以十月入曰良月也就盈數焉數始於一盈於十故以盈數爲良月君子謂強鉏不能衛其足言不能早避害

戊申莊二十一年○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傳見周○冬十有

三月葬鄭厲公。王氏曰鄭伯有納惠王之功勳在王室然不免謚為厲者其始以賂而篡立中以雹而出奔周室雖衰公義尚在也

文公名捷厲公子莊二十二年即位僖三十二年卒在位四十五年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辛酉閔二年○鄭棄其師。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高克鄭大夫也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故使帥師禦狄而不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鄭風篇名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

壬戌僖元年○楚人成伐鄭。八月公會齊侯桓鄭伯。曹伯昭邾人文于檉公作打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荊始改名曰楚

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犖（即檉）謀救鄭也

癸亥僖二年 ○楚人（成）侵鄭

冬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鬬章楚大夫 聃伯鄭大夫）

甲子僖三年 ○楚人（成）伐鄭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孔叔鄭大夫）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秋齊桓會宋江黃陽穀謀伐楚見齊）

丙寅僖五年 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宣仲即濤塗四年會齊伐楚盟召陵申侯既與濤塗議齊師歸不出於陳鄭間既而告齊桓背其說齊執宣仲事見齊）故勸之城其賜邑（即虎牢齊以申侯忠所賜者）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

城之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

丁卯僖六年○夏公會齊侯桓宋公桓陳侯宣衛侯文曹伯。昭伐鄭圍新城。新城鄭新密即滎陽密縣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書遂救許善桓之得討罪分災救鄭之義也

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五年盟首止定周大子鄭位惠王欲立叔帶召鄭從楚鄭伯逃歸事見周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新密本邑而經言城者鄭以非時與土功而城之密桓聲其罪以告諸侯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戊辰僖七年春齊人伐鄭○鄭殺其大夫申侯申侯專利故書

國叙

秋七月公會齊侯桓宋公桓陳宣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音某又無谷作寧母魯地高平方與縣有泥母亭音如甯

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言不能強則當弱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以逃盟罪歸申侯殺之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姊妹之子爲出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

免後人謂嗣君也求多責望之深也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楚令尹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言申侯始終不改果如文王之所言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諸侯攜離者禮可以招徠叛遠者德可以懷服之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註時周衰齊會諸侯各以其方國所貢於天子故作各受其所或曰上言諸侯貢於伯主齊桓之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文公大子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以鄭事齊如封內臣君亦

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屬合也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待事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茍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猶將領也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經已書子華而復言列姦者謂不用其謀則非奸也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

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請盟于齊

乙亥僖十四年 ○狄侵鄭

丁丑僖十六年 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驗管仲之言

己卯僖十八年 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

乙酉僖二十四年 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鷸水鳥即翠也聚其羽以爲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

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衷中也謂制度不合宜身之災也詩曰彼己之子不稱其服己音記曹風候人詩稱去聲謂制度宜而稱也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貽伊戚小雅雄雉篇貽遺也戚憂也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

辛卯僖三十年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即穆公文公子從於晉侯文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秋秦晉圍鄭見晉使待命于東晉東界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爲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傳言穆公所以得立

壬辰僖三十一年鄭洩駕惡公子瑕文公子鄭伯亦惡之故

公子瑕出奔楚

（癸巳僖三十二年）○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文公也）

穆公（名蘭文公子僖三十三年即位宣三年卒在位二十二年謚法布德執義曰穆中情見貌曰穆）

（甲午僖三十三年）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柣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車傾覆池水中）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殺瑕以獻鄭伯）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鄶城故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

（癸卯文九年）○楚人伐鄭（穆）公子遂會晉人（靈）宋人（昭）衛（成）許人救鄭

范山言於楚子范山楚大夫曰晉君少靈公幼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潁川潁陰縣西有狼陂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三子鄭大夫尨音龎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辛亥文十七年于是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於楚也時魯晉衛宋蔡陳許曹復會鄭平宋宋亂見宋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子家鄭大夫公子歸生執訊通訊問之官持書與趙盾曰寡君即位三年穆公三年為魯文二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蔡莊侯時叛晉鄭故為召之九月蔡侯入于敝邑以行行朝晉也敝邑以侯宣

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于執事侯宣多鄭大夫逆穆公於晉而立之後專權減損也言難尚未除而遽朝晉以見欲事晉之急九月蔡朝十一月蔡鄭朝文二年俱未見但冬鄭隨晉伐秦見秦十二年六月魯文公十一年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于楚而朝諸君歸生子家也夷穆公大子也陳共公鄭穆公叛晉及楚平會厥貉魯叔仲彭生會晉郤缺承筐謀諸侯從于楚者見晉恐即指此也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蕆陳事蕆音闡備也杜云勑也勑成前好文十三年小見冬鄭會魯於棐請平于晉見魯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文十四年陳靈公初即位自鄭朝晉今止見六月會新城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往年去年也即

文十六年八月寡君又往朝上二事傳未見以陳蔡之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密邇比近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三年十一月也而再見於君十四年七月往年八月也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言鄭事大之禮至極無以復加晉尚以為未足則雖利害係國存亡亦不能身加其禮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既畏首又畏尾則一身不畏者不多又曰鹿死不擇音杜云音蔭通用今按莊子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心厲則不擇音謂鳴之惡欲鬭也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

擇（鋌疾走貌言鹿避死疾走險地以急故不暇擇音也）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鯈惟執事命之（古以田賦出兵故謂兵曰賦鯈音紂晉鄭界地言晉命無窮鄭知不免於亡將發兵距晉）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鄭文公二年六月壬申乃魯莊公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朝齊桓于傳參見）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杜云魯莊二十五年二月無壬戌壬戌三月二十日鄭與楚成）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令號令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爲質焉○冬十月鄭大子夷（鄭靈公）石楚（鄭大夫）爲質于晉。

癸丑（宣元年）○楚子（莊）鄭人侵陳遂侵宋晉（靈）趙盾帥師

救陳宋公。文陳侯靈衛侯成曹伯文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楚書爵而人鄭者貶其從夷狄病中國也書救陳善其救也不書宋宋有弑君之罪故畧之書曰會晉師不以大夫用諸侯也先書會地者嫌於真伐鄭以見其但於此謀伐之耳棐林公作斐林鄭地熒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晉人宋人伐鄭。

宋人之弑昭公也。在文十六年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在文十七年猶立文公而還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在文十五年皆取賂而還二扈之盟晉受齊宋賂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陳共公之卒。在文十三年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于晉。十四年盟新城十五十七年兩盟扈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晉趙盾

師師救陳宋會于棐林以伐鄭也楚蔿賈救鄭遇于北林滎陽中牟縣西南有林亭在鄭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晉人伐鄭以報北林之役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競強也

乙卯宣三年晉侯成伐鄭及郔郔音延鄭地鄭及晉平士會入盟。

○夏楚人侵鄭鄭以靈公不足與故從楚今成公初立而與之平是歸中國反之正也故書楚人侵諸夏之罪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公作繆葬速禮不備也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冬鄭穆公卒初鄭文

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儵余而祖也姞南燕姓伯儵南燕祖伯爵黃帝後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計所賜蘭為懷子月數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鄭子即子儀文公叔父也涖季父之妻曰報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出奔宋誘子華而殺之南里鄭地在僖十八年使盜殺子臧於陳宋之間在僖二十四年又娶于江國名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葉楚地即南陽葉縣又娶于蘇周冢內諸侯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

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群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在僖三十年）石癸曰（鄭大夫）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杜云姞姓之女為后稷妃周是以興故曰吉人於義不明恐姞同佶言吉人為佶字義如止戈為武）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靈公（名夷穆公子宣四年即位弑謚法亂而不損曰靈）

（丙辰宣四年）○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歸生知賊）

（不討故書弑君）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家卽歸生）子公之食指動（子公子宋食指第二指也）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欲使指動無致）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先公未發己而殺之）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弑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權不足也（謂無應變才反坐弑君惡）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初稱畜老仁也不討子公是不武也）凡

弑君稱君君無道也（惟書君名而稱國以弑）稱臣臣之罪也（書弑者之名）

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辭曰以賢則去疾（卯去疾）不足以順則公子堅長（卯襄公靈公庶弟年表作庶兄）乃立襄公

襄公將去穆氏而舍子良（子公弑君故）子良不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為

乃舍之皆為大夫

○冬楚子（莊）伐鄭（此年書子者歸生弑君諸侯未有致討者而楚至焉故與之也）

冬楚子伐鄭鄭未服也（去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襄公（名堅穆公庶子靈公弟宣五年即位成四年卒在位一十八年諡法甲胄有勞曰襄）

丁巳宣五年

○楚人伐鄭（去年稱子所以罪鄭今稱人罪其非討罪而徒犯中國也晉救

不書罪其黨賊也

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戊午宣六年楚人莊伐鄭。取成而還。杜註以此邲厲之役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二子皆鄭大夫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之離☲。豐上六爻辭豐其屋部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三歲不覿凶義取其無德大其屋不過三歲不滅之弗過之矣。間一歲鄭人殺之。間中也言中一歲於前後二歲間果三歲也

辛酉宣九年○楚子莊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鄭既與楚成七年又與晉平公子宋相鄭伯會晉盟黑壤見魯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鄭地國人皆

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

壬戌宣十年 ○晉人景宋人文衛人穆曹人文伐鄭○楚子伐鄭晉救鄭戍鄭不書責得鄭而不能有之其事不足為輕重削之也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楚子伐鄭莊王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潁水出河南陽城縣陽乾山東南經潁川汝陰至淮南下蔡縣入淮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削薄不以卿禮葬禮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子家上大夫也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動靜亂常曰幽

癸亥宣十一年 ○夏楚子陳侯成鄭伯盟于辰陵辰谷作夷陳地潁川

（長平縣東南有辰亭）

十一年春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一本作楚子）陳鄭服也○厲之役鄭伯逃歸（與之成盟而逃歸也）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

（甲子宣十二年）○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師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音弼鄭地）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臨衆哭也大宮祖廟也巷出車示將遷國也）

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女墻也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九十日入自皇門至於逵路皇門鄭城門逵九達道也鄭伯肉袒牽羊以逆。二事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言囚己歸楚居南海邊亦任楚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謂削鄭賜諸侯為屬國若惠顧前好。徼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前好二國盟會之好也周厲王宣王鄭始祖之父祖也鄭桓公武公始封賢君也泯滅也言若存鄭事楚等於九縣實鄭之欲然不敢望也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

杜云滅息滅鄧滅弦滅黃滅夔滅江滅六滅蓼滅庸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即師叔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郤缺先縠佐之代林父士會將上軍士蔿子代郤缺郤克佐之郤缺之子代臾駢趙朔將下軍趙盾子代欒盾欒書佐之欒盾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襄子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韓厥爲司馬韓萬玄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即林父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

歸而動不後欒勞也楚歸而動謂伐楚歸而再舉代鄭不爲遲也隨武子曰

善即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間隙也德刑政事典禮

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爲去聲是指德刑等事言征伐非爲此也楚

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

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此言德立刑行不易

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

矣罷困勞苦怨恨讟謗也言政有常故上下安此言政成不易荊尸而舉商農

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荊尸楚武王所作陳法舉猶言自此起也步曰卒車曰乘輯安睦和也言事不奸犯故兵民各得其所此言事時不易

蔿敖爲宰即孫叔敖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

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右轅杜云在車之右者挾轅爲戰備楚陳以轅爲主左追蓐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今按左右對下文中前後言通一軍論非止一車也況挾轅則是在前非在右竊意步卒在陣右者則隨車轅在陣左者則離車追蓐前茅謂軍在前者以茅爲旗幟乍有非常舉以告軍使爲之備杜云茅明也中權謂節制隨中軍後勁謂以精兵爲殿物謂各建旌旗類也戒令也此言典從不易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親舊猶選言擇之精也年老則加恩惠客旅則不從役等威謂威儀等級通貴賤言舉賤互文也此言禮順不易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

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

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商書仲虺之誥是也亂謂法度散亂亡謂法度亡失此乃弱國故取侮以兼并之汋曰於鑠王師遵養

時晦耆昧也汋周頌篇名於嘆辭鑠盛遵循養長育也耆致也養致其晦昧而攻之

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武亦周頌篇名無競不爭也烈功之光盛也撫循也上言兼弱攻昧此言撫耆者蓋楚今日言未弱當靜以撫之未昧當養以致之不爭戰以務其功之地可也彘子曰即先縠不可晉所以

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

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

而退。成全也非夫也。非丈夫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彘子所帥師濟渡河也知莊子曰。即荀首後爲知氏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坤上坎下之臨䷒坤上坎下變爲兌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法也否臧有所善惡不以律也猶今言可否此師卦初六爻辭其義少異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藏且律竭也執事帥所統之師衆也順成順其命而成其事也國語云坎衆也易說卦兌爲折毀坎爲水彖曰水流而不盈是川流象龍澤兌聚水不流象竭盡也止於已而無以及人意言師衆從其帥爲臧逆其帥爲否蓋以坎變兌人本衆而弱水本行而止且謂之師出以律者謂衆人皆有律如師故也今一臧一否則是律不能及人而盡矣此釋臧否二字義言非徒衆散川壅而且

人不遵其法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盈充滿也言有律如也己意說文夭屈也言師當以律而今律竭又塞而號令不伸散而行列不整故凶此釋否臧所以凶

義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臨謂下尅上與之相持晦翁云進而凌逼於物爲臨亦此義帥中軍帥指林父也果遇必敗，彘子尸之，主此禍雖免而歸，必有大咎。明年晉殺先縠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失屬謂不救鄭亡師謂亡彘子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郔，郔音筵鄭北地沈尹將中軍，杜云沈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子重將

左即公子嬰齊子反將右公子側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伍奢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楚在南轅向南軍前旗旆亦反向南言欲歸也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即管叔所封故城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

晉師在敖鄗之間敖平聲鄗音敲滎陽縣西北二山名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承後繼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即欒書楚自克庸以來文十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討求也戒懼上二事不怠此言其訓民不驕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申重也儆戒也紂百勝終爲武王滅可見勝不可恃此言其訓軍不驕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

勤則不匱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也藍縷方言敝衣也言二君勤儉開楚地可見民生理在勤勤則生理不乏絕此兼訓軍民不驕以治生不可謂驕通上三節言

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不能撫服鄭以力爭諸侯徼要也

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廣先去聲舊註司馬法一百人為卒車十五乘為大偏二十五人為兩今楚一廣有車十五乘亦因舊偏法每乘用卒百人又以二十五人為承副其廣之卒比偏制增兩二十五人耳李衛公以五十人為兩謂廣一乘用百五十人今按成七年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馬與其射御則杜註非也未詳

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謂當日則君駕左右廣至夜君寢則內官次序駕右廣至

夜中駕左廣至夜明以待不虞如今刼營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崇尊貴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即知莊子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即趙朔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長上聲言武子能戢所言必爲晉國長而執政楚少宰如晉師少宰楚官名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

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率遵也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跡於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和以疑之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言御在車中者當馳驅靡旌摩迫敵壘而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杜註兩飾也稱意騶馬不當衡別爲二靷以引車以其在脅前亦謂之鞅菆音鄒矢之善者射在車左者當既射又代御執轡使御下車拚正騶馬兩鞅示閒暇而後還攝叔曰

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折取也持矛在車右者當入敵壘折取敵左耳執俘因而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處盖射著其心也）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樂伯）其右有辭（攝叔）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為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錡魏犨之子求為公族大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潘尫之子）及熒澤（在熒陽縣東）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

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趙穿子）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成命一定之命也）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君行師從故軍衛不徹去警戒之至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

故敗而先。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俱受命而行，不相隨。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使其徒入，輕楚以激怒也。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乘，去聲。說，音稅，舍止也。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守之車，兵車名也。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

也（詩小雅六月篇啓開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何註敗走欲急去先入舟者斬後扳舟者指指墮舟中身墮水中而死可掬者言其多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楚陣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唐楚屬國在隨州唐城縣杜云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爲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

諸乎。即郤克上軍佐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屈蕩為左廣之車右故止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左廣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以廣車為隊遇險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惎教也杜云扃車上兵闌孟横木車前以約兵器一云所以止旗教之脫車上扃使過險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旆大旗也楚又教晉拔大旗投衡上使不張風衡車前駕馬搆木也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

子乘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旃顧曰趙傁在後傁長老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收其尸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莊子即荀首爲下軍大夫其子被楚囚故以族兵還戰廚武子御即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房箭舍也取善矢納於廚子箭舍不輕射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蒲即楊柳可以爲箭旣盡也知季曰即莊子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及

昏楚師軍於邲（邲鄭地名）晉之餘師不能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圍圍也謂不能成營）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師尚多衆將不能用）丙辰楚重至於邲（楚之輜重車方至）遂次于衡雍（今開封府滎澤縣西北一十五里）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按伐楚陳蔡欲為武軍棄疾乃藩為軍則此謂君何不築武壘為單且收晉尸封土於上為京觀京高丘也觀示也去聲）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字義從止從戈謂禁暴）武王克商作頌曰（頌周頌時邁篇）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載則也戢藏也櫜韜也謂戢兵）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懿德美德也肆陳也夏大也謂天下允信也即保大）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耆致也定成也）

指定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三章名賚鋪詩作敷布也時是也繹思尋繹而思念也指用武言用兵出於人心同欲故征伐以求定之指安民其六曰其六章名桓綏萬邦綏安萬邦諸侯此言和衆屢豐年屢數也謂周飢克殷而豐年此言豐財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章舊章也或以爲功之章著亦通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暴骨蒲卜反餘並如字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

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楚子言爲此主作宮於此祀之告戰勝而已此以上言不必爲武軍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雄曰鯨雌曰鯢長百尺皆大魚名以爲凶人號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此以上言不必爲京觀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石制鄭大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即魚臣及子服。即石制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詩小雅四月篇离憂瘼病適之也引詩言禍亂憂病

於何所歸乎又自以為必歸於怙亂者鄭伯許男如楚。

〇公羊曰。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欲與楚子為禮故不為中國諱經書苟木文以見其敵君之非而著楚子之書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鄭郭門放乎路衢。放至也鄭伯肉袒左執茅旌。茅旌祀宗廟所用迎道神指護祭者斷曰藉不斷曰旌用茅者取其心理順一自本而暢乎末所以通精誠副至意右執鸞刀。鸞刀宗廟切割之刀環有和鋒有鸞執二者示楚以宗廟不血食自歸首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耋老而綏焉。請

唯君王之命。墝埆不生五谷曰不毛綏安也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爲言。言鄭不善臣往來爲惡言以致此不序鄭伯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而微至乎此。微註積小語致此按薄畧也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退舍七里。親自以手持旌令軍退也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艾草爲防者曰廝汲水漿者曰役養馬者曰扈炊烹者曰養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杅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杅于之飲器穿敗也皮裘也蠹壞也言杅穿皮蠹乃出四方喻士卒死傷乃其宜不當以是滅鄭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篤厚也謂有不

服則征伐以討之而不討其利但取其人服而不貪其國也告從不赦不詳從猶服也詳古字同祥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旣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

丙寅宣十四年○晉侯伐鄭

夏晉侯伐鄭為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蒐簡閱車

爲也中行植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子張穆公孫鄭伯如楚謀晉故也鄭以子良爲有禮故召之

癸酉歲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景宋公共衛侯定曹伯宣伐鄭

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鄭地討邲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偃穆公子使東鄙覆諸鄤使東鄙之人伏兵於鄤鄭地敗諸丘輿丘輿鄭地名偏軍為所敗獲皇戌如楚獻捷

甲戌四年成○三月壬申鄭伯堅卒○葬鄭襄公○鄭伯

伐許（悼公書爵見其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志觀矣）

冬十一月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三年許不事鄭鄭子良伐許侵其田事見許令正其界）許人敗諸展陂（許地）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任音壬冷音零）晉欒書將中軍（代郤克）荀首佐之士燮佐上軍以救許伐鄭取汜祭（汜音凡祭齋去聲鄭地成皐縣東有汜水）楚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皇戌攝鄭伯之辭（皇戌鄭大夫）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與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側不足以知二國之成（側子反名）

悼公（名費襄公子成五年即位在位二年卒謚法年中早夭曰悼）

乙亥成五年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子國穆公子子產父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秋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晉地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景齊侯頃宋公共衛侯定鄭伯曹伯宣邾子定杞伯桓同盟于蟲牢蟲牢鄭地陳留封丘縣北有桐牢

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子靈宋文公子圍龜字宋公不欲會以新誅子靈爲辭

丙子成六年春鄭伯如晉拜成子游相子游即公子偃子大叔祖授

王于東楹之東按玉在兩楹間行速故過東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壬申鄭伯費卒○楚公子嬰齊師師伐鄭○晉欒書師師救鄭救公作侵

六月鄭悼公卒○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桑隧汝南朗陵縣東有桑里在上蔡西南蔡地也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卽欒書中軍帥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韓獻子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

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指蔡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令善也雖勝楚然好戮不已不成令名一云不足以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盍何不也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洪範篇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武子釋其義以爲從衆非謂人衆謂彼此謀皆善視善多者從

之則書之所在即衆之所在而爲主也今知范韓誅皆善故行之

成公 名倫悼公弟成七年即位襄二年卒在位十四年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丁丑成七年 鄭子良相成公以如晉見且拜師 即位見晉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 景 齊侯 頃 宋公 共 衛侯 定 曹伯 宣 莒子邾子 定 杞伯 桓 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氾 氾音凡鄭地在襄城縣南 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 鄭二大夫 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 五年 且莒服故也 莒本屬齊齊服故莒從之 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戊寅 成八年 ○晉欒書帥師侵蔡 報伐鄭自瞿泉以來蔡四十八年不與中國會

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 楚大夫 楚師之還也 謂十年繞角時 晉侵沈獲沈子揖 沈國在汝南平輿縣楚與國 ·初從知范韓也 三子欲不與楚戰 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 如流言速也宜其有功 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 詩大雅旱麓篇豈弟樂易也遐何也作用也引此以明用人善 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會伐蔡師過許見其無備攻之

己卯 成九年 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晉猾人非伯討也楚救鄭不書者鄭從利背中國無可救之義 ○鄭人圍許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晉別縣名在上黨）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伯蠲鄭行人）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陳與晉故）○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爲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續遣使于晉示欲更立君）晉必歸君

○穀梁曰晉欒書師師伐鄭不言戰以鄭伯也（書以鄭伯伐鄭君臣無戰道也）爲尊者諱耻（不使臣敵君如王師敗績于茅戎）爲賢者諱過（註如齊桓諱滅項類按項本魯滅公與左氏異）爲親者諱疾（如書以鄭伯伐鄭不言戰是也晉與鄭同姓故曰親疾惡也）

庚戌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五月公會晉侯齊侯靈宋公共衛侯定曹伯宣伐鄭

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黑背穆公子公孫剽之父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班字立公子繻繻音須公庶兄成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成公大子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景公五月晉立大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杜云生立子為君此父不父子不子經因書晉侯其惡明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罕穆公子賂晉以鄭襄公之廟鍾子然盟于修澤亦穆公子子革父然陽卷縣東有修武亭子駟為質子駟穆公子子西父辛巳鄭

伯歸○鄭伯討立君者戊申殺叔申（公孫申）叔禽（申弟）

君子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忠雖令善之德行之非人尚被其殺况不忠之事爲之必殺身矣叔申素不爲人信服故曰非其人）

（癸未成十三年）六月丁卯夜鄭公子班自訾求入于大宮不能（訾鄭地大宮鄭祖廟）殺子印子羽（皆穆公子）反軍于市己巳子駟帥國人盟于大宮遂從而盡焚之殺子如（即班）子駹（班弟）孫叔（子班之子）孫知（子駹之子）

（甲申成十四年）○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八月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四年公孫申疆許人敗之不得定封今許平以）

平以所疆之田求和於鄭

乙酉成十五年○楚子伐鄭。楚將北師楚在南鄭衛在北子囊曰莊王子公子貞也新與晉盟而背之十二年晉楚盟宋西門見晉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鄭地名遂侵衛及首止衛地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楚邑名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背盟數戰罪也無民孰戰。

丙戌成十六年春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楚大夫以汝

陰之田求成于鄭汝水南近鄭之田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楚地○衛侯伐鄭至于鳴鴈鄭地在陳留雍丘縣西北爲晉故也。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鄢陵鄭地在潁川郡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卽士燮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謂生於憂患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謂死於安樂欒武子曰欒書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庚佐中軍郤錡將上軍代士燮荀偃佐之偃荀庚子代郤錡韓厥將下軍郤

至佐新軍。[為新中軍佐，不言新軍帥者，郤犨之師未反也] 荀罃居守。[罃本下軍佐，今守國] 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姚句耳，鄭大夫。與告楚。句音鉤] 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子反] 令尹將左，[子重] 右尹子辛將右。[公子壬夫] 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叔時老在申] 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順時得時宜也。物事也] 民生厚，[德] 而德正，[刑] 用利，[義] 而事節，[詳] 時順，[禮] 而物成，[信] 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不違]

逆謂上下相信所以和睦也求無不具謂供軍賦也極善之極至也知極則能致死事上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詩周頌思文篇烝衆也爾指在上者言立衆民莫非爾德之極極至也立指生厚德正用利事節時順物成而言極極指德刑詳義禮信而言與詩義不同知此故神福之時無災害民生理皆敦厚龐大協同和順不逆以聽從君上也盡力從命謂極力供賦即求無不具致死補闕謂樂於敵死補行陣闕部各知其極也今楚內棄其民無德施惠而外絕其好無義建利瀆齊盟無祥事神而食話言無信守物奸時以動無禮順時而疲民以逞無利正邪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不知信謂不知上心與之違逆所以進退

皆得罪厎至也恤厎則不能從命下致死則不能補闕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一本無復字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無內謀不整喪列外無法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矣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新軍佐韓之戰惠公不振旅惠為秦獲箕之役先軫不反命軫死於狄邲之師荀伯不復從林父為楚敗不能軍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避

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士燮子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楚壓晉壘營不可出陳故塞井之深平竈之高營中辟戰地結陳也疏行首謂疏通行列前之壘塹為戰道也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不和一間

王卒以舊（楚王親兵罷老不代二閒）鄭陳而不整（三閒）蠻軍而不陳（四閒）陳不違晦（晦月終陰盡兵家所忌避之五閒）在陳而囂（囂喧也指楚軍六閒）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合交戰也良謂精兵天忌謂晦此又通六閒論）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兵車上有櫓者高可望）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晉伯宗子奔楚者）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軍右）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

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犂以公卒告王以晉兵事告楚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奔晉者亦以楚兵事告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人謂州犂在楚且楚師多不可敵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言楚惟中軍王族之兵精其左右軍皆非精者請分晉精兵爲二隊先擊其左右一隊在中當王卒俟左右敗而合三軍共擊王卒楚必大敗按傳欒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郤必克二穆蓋晉中軍欒范卒精分使下軍韓厥將之及新軍郤至上軍郤錡荀偃擊子反子重而欒范將弱卒以誘楚王也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坤上震下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杜云復陽長之卦陽氣起子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

(离為諸侯又為日陽氣激南飛失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自泥在晉行首)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即郤毅)欒鍼為右。(欒書子)彭名御楚共王。(彭名楚大夫)潘黨為右。(潘黨潘尫之子)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杜云二族強故在公左右)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君前故名父)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大任謂書為元帥也)且侵官。冒也。(載公為侵官)失官。慢也。(去師而御為失官)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為離局)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也捧轂舉之而出淖也)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蹲聚也札甲葉也聚立甲以習射)

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謂專尚勇）詰朝爾射死藝（女以射自多必當以射藝死也）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即魏錡畢之子）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音叨弓衣也伏弓衣而死也）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趨走下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遺人物曰問）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殷盛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謂趨避恐傷楚王也）郤至見客免冑承命

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介者不拜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肅直身俯首以致敬軍事不得拜故肅使不寧君命也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鞌之戰已辱齊侯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輅音迓使間諜迎輅鄭伯距其前己自後登鄭伯車而執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鄭成公御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

我請止。謂子乃御與我車右不同子免君我止禦敵乃死。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死藝之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日往日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攝持也飲去聲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從者。使其

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識記也）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君吏察夷傷（金創為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豎內豎）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

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

丁亥成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靈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邾人定伐鄭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柯陵鄭西地○晉侯使荀罃來乞師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不書圍畏楚救不成圍而還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滑故滑國爲秦滅時屬晉後屬周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括成公曾孫高氏鄭地名在陽翟縣西南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獳爲質於楚侯獳鄭大夫獳乃侯反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周使二卿會之自戲童

至于曲洧〔戲童鄭地洧鄭水名出熒陽密縣西北陽城山東南至潁川長平縣入潁杜云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乙酉同盟于柯陵尋戚之盟也〔在十五年討負芻見曹〕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衛地名〕諸侯還○

冬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汝水名在鄭出南陽魯縣大盂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魯縣今汝州魯山縣也〕十一月諸侯還

〔己丑襄元年〕○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鄫公作鄶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公作台〕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中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春仲〕

孫蒯茂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莒邾滕薛圍宋彭城見宋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鄫東諸侯東方齊魯邾杞之師以待晉師自鄭以鄫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焦夷楚邑戚衛邑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宋二邑屬彭城郡鄭子然侵宋取犬丘譙國鄼縣東北有犬丘城迂迴宋邑

庚寅襄二年○六月庚辰鄭伯睔卒睔古困反成公背中國諸侯不會葬故不書葬晉悼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晉宋稱師將卑師衆也甯殖書名將尊師少也晉主兵故先之宋雖非御師重故序衛上三國伐喪非禮也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

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虎牢嚴險地故東號之邑鄭爲制邑漢爲城皋在汜水縣鄭失虎牢不能有而諸侯城之故不繫鄭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欲避楚役以負擔喻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楚子非爲他人任受此患乃爲鄭若背之是棄力與言。棄楚救鄭之力與盟誓之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睔卒。

於是子罕當國攝君事子駟爲政子皆父爲正卿子國爲司馬子產父皆穆公子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官命君命也言此時尚當從成公不當背楚之命不可從晉也舊以爲如改服脩官按上已命官疑誤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

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獻子與崔杼次于鄫圍崔杼欲叛晉獻子告荀罃今齊果不來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言將告於晉君以城虎牢請於齊者齊從而後告於諸侯是獻子謀之功若齊不從晉必伐之

○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鄭以晉奪其險故求成如獻子謀

○公羊曰。虎牢者何。鄭之邑也。其言城之何。取之

也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諱伐喪也曷為不繫乎鄭為中國諱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歸惡乎大夫也使若大夫自生事取之者

僖公名髠頑成公子襄三年即位襄七年弑在位五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癸巳襄五年○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發字子國穆公子子產之父

乙未襄七年○鄭伯髠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鄵七報反又音參鄭地

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

晉（僖元年 襄三年）（魯）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諸侯會鄬以救陳事見陳）子駟相又不禮焉（三子皆穆公子）（僖公叔伯祖）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公羊曰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隱痛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為不言其大夫弒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

中國爲義則伐我喪（城虎牢）以中國爲強則不若楚（圍陳不能救）於是弒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舍昨日所舍止處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

○穀梁曰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臣欲從楚故謂夷狄之民不欲使得弒中國之君故去弒而言卒使若正卒然）其地

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簡公名嘉僖公子襄八年即位昭十二年卒在位三十六年謚法平易不疵曰簡

丙申襄八年○夏葬鄭僖公公羊賊未討何以書葬爲中國諱也鄭人侵蔡

獲蔡公子燮燮穀作溼○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鄭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

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辟罪也加罪於四子而殺之

孫擊孫惡出奔衛擊惡皆子狐子庚寅鄭子國子產父穆公子子

耳子良子穆公孫侵蔡侵蔡欲求媚于晉故五月獻捷於邢丘見晉獲蔡司馬

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

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

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即公孫舍之子罕子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此逸詩也黄河千年一清兆卜之體也詢謀也羅列也言以兆詢于多人則各執一說相競而羅列無所適從猶發言盈庭也引之以明晉不可待而當獨斷也謀之多族族家也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強者而庇民

馬冕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三年會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四軍晉上中下新軍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詩小雅小旻篇集成遂性也言謀事者衆是以是非亂而無成功蓋以所發言多皆莫肯任其責故也正猶不行不

適而坐謀所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路蹙請從楚騈也受其咎乃及

楚平使王子伯騈告于晉伯騈鄭大夫曰君命敝邑脩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于蔡索盡也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郭外曰郊保守聚也馮陵我城郭馮迫也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控持告訴也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

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行李行人也）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

丁酉　襄九年

○冬。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黎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穆）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許宜反鄭地穀梁曰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楚子伐鄭（楚書子國君自將憑陵中國之稱也不書鄭平不書盟不與鄭之從楚也）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罃晉中軍鄟門鄭城門諸錄徒桓二切）衛北宮

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偃起晉上軍師之梁亦鄭城門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黶晉下軍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行道也栗樹也二國從晉新軍表道樹甲戌師于汜。汜音凡杜云鄭地東汜令於諸侯曰脩器備。兵器戰備盛餱糧。盛音成餱乾食也歸老幼。選精銳兵居疾于虎牢。師有疾者居虎牢肆眚。肆師有過者赦之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荀偃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恐楚救鄭鄭復屬之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

音以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許鄭盟去復還師伐鄭

使楚再救鄭以疲之晉分四軍與諸侯之精兵為三部迎楚之來救者晉迭出人各一次故未病楚三來故不能而疲敝矣如此勝楚過於力戰暴露骸骨以逞志且晉此時不可以戰爭盡以大勞未文息君子遲謀勞心小人效死勞力有此勞故不可與戰乃先王之制也壯以但當從勞心之勞為先王制與大勞不應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蠆子蟜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卿之適子鄭云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士弱即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

趙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阽於阽亡之阽隘阨窮之阨謂危困也或云猶委頓也今按楚伐吳有久乃墊隘隘乃禽也義不通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

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鄟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月五日晉果復伐鄭也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杜云以長曆推此年無閏月戊寅是十二月二十日擬爲門五日言晉三番四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以苦之令亦未敢信陰阪鄭外邑洧津也陰口地名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

盟無質神弗臨也質正也要劫一時之言非後日証驗事故神不臨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符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神不以要盟爲絜而臨之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罷戎入盟于中分中分鄭城中里名罷音皮楚大夫楚莊夫人卒。共王母王未能定鄭而歸

戊戌襄十年○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五月晉滅偪陽以與宋楚與國故伐之○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莒子黎比邾子宣齊靈世子光滕成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穆伐鄭此三駕之一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不書大夫失卿職也以公子公所盜得殺之鄭無政也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

救鄭。

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毋音無宋地庚午圍宋門于桐門。桐門宋城門名○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爲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皇耳皇戌子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孫林父衛大夫獻兆於定姜衛定公夫人姜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蒯獲鄭皇

耳于犬丘。蒯林父之子犬丘衛地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伐我西鄙。還圍蕭。蕭宋邑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況鄭乎。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簡公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

◯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世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者下其君之禮一等如侯國世子次伯爵君之下未誓於天子以皮帛繼子男先以先期會而長四君存之所以示讓己酉師于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尉止將禦牛首之師以私憾黜減其車及尉止獲俘囚又抑之以車多過非禮不使獻所獲

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堵音者田爲洫以利水道正封疆而侵四族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逞不得志之人依八年子駟所殺子孤子僖子侯子丁之黨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女音汝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公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書曰盜言無大夫焉盜微賤者也公羊所謂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是也註賤謂士也士則書盜子西聞盜子駟子公孫夏即不儆而出尸而追盜先尸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

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子國子即公孫僑為門者置門守
庀群司具眾官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
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于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
即公孫蠆子游之子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
女父司臣尉翩尉止之子司齊司臣之子奔宋子孔當國
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群卿諸司各守其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自與
朝政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門子卿適子也子孔欲誅不順者
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
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眾
怒難犯專欲難成專獨也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

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欲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定（不於朝內而焚於倉門外欲使遠近見之故眾人皆定）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梧制即虎牢也城以偪鄭）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虎牢已爲晉取今繫之鄭者言鄭服中國則將還鄭也）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一本作環陽陵鄭地）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即荀罃中軍帥）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

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名出城陽下蔡入淮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成言決定也言諸侯之去也決必不戰鄭服不服皆退諸侯既退楚必圍鄭猶均之也均之皆退不如服楚以退諸侯庶免楚之圍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致怨謂恣鄭反覆以結怨於晉則晉士不平有奮志可用後舉命辭令也言戰不勝鄭涉潁之師因為諸侯笑若勝之然畏強欺弱亦不可命於諸侯故不如還為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

○公羊曰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注諸侯本無利虎牢之心欲共以距楚爾無主有之者故不當坐取邑反繫之鄭見其意也

己亥襄十一年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悼宋公平衛侯獻曹伯成齊世子光莒子犂比邾子宣滕子成薛伯杞伯孝小邾子穆伐鄭此三駕之二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即偃師舊湯都公穀作京 ○楚子鄭伯伐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此三駕之三 會于蕭魚鄭地 ○楚人執鄭

行人良霄。冬。秦人伐鄭。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杜云疾急也言晉不以爭鄭為急務若疾楚將避晉今為何計使晉伐鄭甚楚避之而固與晉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驟急疾也猶言就至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守疆埸吏侵犯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向戌桓公曾孫宋大夫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

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免謂免晉楚之難也
夏鄭子展侵宋以致諸侯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
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所以序莒上其莫晉
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舊國鄭以為邑也衛孫林父侵
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北林鄭地向在今尉氏西
南漢之潁川長社縣東北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為右還滎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
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
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士匄不慎必失諸侯
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數伐鄭疲於道路乃盟載書
曰凡我同盟毋薀年積年穀不分災毋壅利遏山澤之利毋保

姦保藏罪人毋留慝慝惡之匿於心者留慝謂藏舊怨惡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先王諸侯之大祖爲天子者先公諸侯始封之君爲諸侯者魯晉衛曹滕姬姓宋子姓邾小邾曹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任姓此十二國同會者故上言道敝杜以有鄭爲十三國誤矣明神方明也以方四尺六色木象上下四方之神明設於壇殛誅也氏如魯晉是也踣斃也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從子展謀鄭逆服楚故更伐宋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即伯有子耳子子良孫大宰石㚟㚟音綽鄭大宰

宮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殺之非禮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斥度候望也以望烽燧禁侵掠晉侯使叔肹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籍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義如是不敢不奉命鄭人賂晉侯

以師悝師觸師蠲悝觸蠲皆樂師名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廣音曠橫陳之車也軘音屯守之車也淳車相偶也廣軘相偶十五乘則三十乘成一偏也一車甲士三人及兵器具備又有他兵車凡百乘也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杜註肆列也吳以肆如牲醢之全肆周禮凡懸鍾磬半爲堵全爲肆謂一面十六枚二肆三十二枚也鎛鎛鍾也磬石磬也二八十六人也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四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鄬八年會邢丘九年盟于戲十年會柤又伐鄭戍虎牢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其合諸侯如樂和無一音不合諸故欲與絳樂此事也與子樂之之樂八聲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

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樂如字指得鄭鎛鐘等樂言終後也指晉今日有功言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詩小雅采菽篇樂入聲下同只語辭殿鎮也同聚也便蕃詩作平平辯治也杜云數也左右指遠人帥從相帥而服也樂以安德德之樂如字言樂和衆音故可以安衆德既安德處之必合事宜行之必有節文守之必以信實如是而有私欲必間斷故又勉厲之以仁然後可以爲諸侯鎮邦國同集福祿帥從遠人所謂樂只君子也此言安其樂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

患。杜云舉逸書居今日安思異日危一作處危此言思其終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若有戎患不能濟河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秦庶長鮑、庶長武庶長秦官名帥師伐晉以救鄭。秦景公妹爲楚共夫人爲楚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御之，魴士會子爲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曾孫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地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庚子襄十二年○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宋地梁國睢陽縣東

有地名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宋隨晉伐鄭

辛丑襄十三年鄭良霄大宰石㚟猶在楚石㚟言於子囊楚令尹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習重襲也言先王卜征伐不服先五年卜之必五歲皆吉則行若但一歲不吉則增脩德不敢行而改卜今楚實不能強晉晉師伐鄭不敢與爭而避之故鄭服晉是楚卜不習祥當增脩德而改卜豈可歸罪於鄭而執其行人哉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偪迫害也疾惡也言今止良霄是去一卿除其偪害鄭惡楚所爲則服晉必固安用執之於此哉蓋良霄勢位大歸則偪其君大夫也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廢使謂霄之使

本欲與楚和令楚執之是廢其出使意其初令霄來者霄必怨恨之故怨君與執事大夫上下相棄引不和猶愈於空執之也楚人歸之

癸卯襄十五年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百六十四與師茷師慧茷慧皆樂師名三月公孫黑爲質焉。即子皙穆公孫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以司臣爲良託武子武子舍於卞邑鄭人醢之三人也之猶此也別言三人以見司臣獨存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私小便也其相曰朝也古者瞽者有相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

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而易淫樂之矇易猶換也謂不爲子產等歸其盜而得我等樂師方歸之也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狗堵女父之族娶晉范氏鄭誅女父畏狗因范氏作亂故歸之

丙午襄十八年○楚康公子午帥師伐鄭

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即午楚莊王子爲令尹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揚豚邑名其大夫名宜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

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君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丘城於是子蟜公孫蠆伯有良霄子張公孫黑肱從鄭伯伐齊時晉圍齊故三子從簡公會晉見胥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鄭地魚齒山也在南陽犨縣北今汝州東南五十里有魚齒山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楚將涉潁故權城水邊上棘為備遂次于旃然水其水出滎陽成皋城東入汴蔿子馮公子格帥銳

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滑國都費胥靡獻于雍梁杜云皆鄭邑河南陽翟縣東北有雍氏城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梅山鄭地在滎陽密縣東北蟲牢亦地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下有滍水故言涉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競強也楚在南鄭在北歌者謂吹律召八風以知其強弱南風音微故曰不競南風律氣不至故曰多死聲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杜云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謂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言人君有德則勝無德則敗不在天時善惡猶言人能勝天也

丁未襄十九年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卒子蟜耿嗣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宣子時執政以其善於伐秦也子蟜勸諸侯濟涇見晉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夫有功則賜服路故追賜使以徃葬行徃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十年尉止等作難與純門之師十八年召楚爲亂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革子然子良士子孔子皆子孔姪故以其甲及二子甲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稱公

妾宋女子姓士子孔圭嬀之子也亦穆公妾圭嬀之班亞宋

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士子孔與子然亦相親僖

之四年子然卒襄六年簡之元年士子孔卒襄八年司

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子孔相二子之室三室如一故

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即楚鄭丹鄭人

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

庚戌襄二十二年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

對曰少正卿官公孫僑即子產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

是即位襄八年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

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

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因晉不禮故以襄九年朝楚晉伐鄭盟于戲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競強也強則能來與晉爭鄭也中禮謂楚之來為申明禮於鄭也楚實伐之而言申禮飾辭也執事指晉也言雖欲從晉懼為大罪蓋以楚申禮若不共順楚晉必以義責之是為大罪也故從楚不敢攜貳此指楚冬伐鄭鄭與楚盟事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襄十一年鄭實朝楚而飾言觀釁隙晉伐之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言鄭謂己國密邇於晉譬於草木鄭嗅氣滋味皆生於草木而隨之不離豈敢叛晉差池不齊貌楚亦不競寡君

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群臣隨于

執事以會歲終土實土所有謂賂晉之車卒宗器謂賂晉之鍾磬齊盟齊一之盟會歲終謂朝晉獻其政事也自謂我敝邑以下皆是言鄭會蕭魚事貳於楚者子侯

石盂歸而討之鄭賓使石奐良霄告楚服於晉楚執之溴梁之明年

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

執燔焉溴梁盟在襄十六年明年十七年也酎三重釀酒正月至八月成熟而薦新於廟燔祭肉鄭君執以助晉祭也其事不見於傳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

又朝以聽事期間二年謂襄二十五年靖東夏謂晉將安靖東方諸侯服齊而爲澶淵盟也其盟在六月先四月朝以聽期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

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

不愓豈敢忘職虞度也不虞謂意外之變荐乃也愓謂謹惧在心以供其職言鄭以晉命無常故國家病不虞之事重至所以不能朝晉雖不朝而心在晉也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晉以鄭罷病安定之則鄭無日不惕以供職是即朝夕在朝不必來召也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若晉不恤鄭罷病以不朝為口實責之則鄭不堪任晉命而翦削事楚為晉仇讎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即子張穆公孫歸邑于公邑所食采地名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即子石黑肱子也而使黜官薄祭黜官謂無受多邑薄祭謂無用多牲祭以特羊四時祭以一羊殷以少牢三年祭以羊豕即薄祭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即黜

官
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
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
己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
鄭子張其有焉 詩大雅抑之篇言謹慎侯國之法度以戒不可虞度之事 ○十
二月鄭游販將如晉 販公孫蠆子豫公子偃孫卯子明 未出竟遭
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 以妻舍於邑遂不行 丁巳其夫攻子
明殺之以其妻行 杜云十二月無丁巳乃十一月十四日也 子展廢良
而立大叔 良游販子大叔游販弟 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
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
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 令游氏勿怨讎下妻者蓋怨則彰販奪人妻之

惡也

壬子襄二十四年晉侯嬖程鄭晉大夫荀氏別族使佐下軍代欒盈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即子羽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降下也階謂所居爵位之等級也降階謂自下其級也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鬷蔑也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言階位上人而責者若知恐懼以保之則自不敢受人而思降下然後方保其階位不過自謙下人而已人當知此何必問且既在上位而求降下者乃知進退存亡皆人之道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若鄭不亡其後亦必亡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若不亡鄭必惑志將死

癸丑襄二十五年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言日夜思其政事思其始如是終必有成謀既定矣然後朝夕見於行不過越前所思者如田有畔岸以止之如此則無失

甲寅襄二十六年 鄭伯賞入陳之功 二十五年子展子產入陳事見陳 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 先以車服爲邑之先也八邑三十二井也

六邑二十四井也先路次路註皆王所賜車之總名請之於王賜之今按先封次言前後次第耳

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又次良霄又次方子產在子展之下四級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及與及也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班次之禮也○鄭伯歸自晉為晉執衛侯入晉請之見衛使子西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使夏謝不敏君子曰善事大國

乙卯襄二十七年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趙文子會宋還過鄭事見襄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即成字子石稷公子䣛之孫公

孫段字子石穆公子豐之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言志子展賦草蟲召南篇名取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以趙孟爲君子而已下之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言心降下宜居民上然爲見己故己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鄘風篇名今詩作鶉之奔奔鶉之疆疆入之無良我以爲兄衛人刺其君淫亂簡公乃穆公玄孫良霄乃穆公曾孫謂之兄者因詩成文連言之也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簀也閾門限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小雅篇名其四章云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比武治晉國強盛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推善於晉君子產賦隰桑小雅篇名隰桑

〔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小序云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取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欲子產有言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風篇名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比己見趙孟〕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於相遇故孟受其惠〕印段賦蟋蟀〔唐風篇名取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言孟樂而不淫瞿瞿却顧貌〕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能戒懼不荒所以能守祿位大夫稱主〕公孫段賦桑扈〔小雅篇名取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比趙孟有祿位也〕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交交際也敖敖慢也今詩卒章云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

之以爲賓榮。（以淫亂誣君顯然之爲賓榮公猶顯然也儕指鄭伯非）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其能久謂必死若幸而獲亡他國）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熟也穀一熟爲一年）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指印氏）不淫以使之。（指子展）後亡不亦可乎。

丙辰 襄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愼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以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曰星紀淫過也玄枵在子女虛危之次尒雅虛爲玄枵北方色玄黑枵虛耗意也）以有時菑。

無冰為災陰不堪陽春是陰用事無冰是不勝陽蛇乘龍斗牛女虛危室壁在北為玄武蛇之象角亢氐房心尾箕在東為蒼龍象歲星乃木星在東方故亦以為龍象今逢在玄枵虛之位是蛇載龍也乘載也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角亢氐兗州為鄭房心尾豫州為宋言歲星龍乃宋鄭分野星今在北方蛇次而無冰有時災是歲星次舍不得其所故知二國必飢下就言次舍不善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杜云虛在北方女危之中然與土虛不應今按中就裏也猶今言實對名而言言玄枵其實本虛星取名為枵又有耗意土虛民耗故知其必飢土生民故土為中民為名也

丁巳襄二十九年鄭子展卒子皮即位罕虎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注與

故以父命戶一鍾。六斛四斗曰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鄰近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皆在國政民之歸也。指鄭罕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升降乎。加猶勝也升降謂隨宋盛衰○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即子皙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世爲行人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

大夫和之十二月已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鄭大夫）是盟也其與幾何（與勝也言與不盟不相遇）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詩小雅巧言篇長滋長也）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紓解也）然明曰（然明亦鄭大夫）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子產之位班次應執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杜云世所高尚今按子產繼世益隆其善猶言世濟其美）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奪魄猶言喪心言伯有所為不善是天爲子產除之也）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戾定止也）不然將亡矣

戊午襄三十年子產相鄭伯以知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子皙良伯有方爭未知所成成猶定也謂所爭之事定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愎則自專好在人上亦自專二者莫能相下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駟良爭故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於鄭鄭人殺良霄胡氏曰不言復入者其位未絕也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辭也

鄭伯有嗜酒即良霄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

未已朝者至伯有家猶未已飲酒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即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自朝分散而歸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伯有朝鄭又使子晳使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鄭地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即罕虎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言欲推伯有之亡而固子晳之存方爲國家利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子皮公子罕孫子晳公子駟子公孫段公子豐子同母兄弟故駟氏欲伯有無同母族且汰侈故及難人謂子產就直助彊直彊指子晳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

徒黨類也。救畫也。言己為國家計豈可為我輩圖謀正以鄭國之禍難不知所終人不能勝天豈有主強直而難不生者故己於二子無所助欲出亡而成其志也。評此意則子晳非真正直但時議比伯有為少順耳

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大夫之聚謀印段從之即子石公子印孫穆公曾孫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昔受盟于子晳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祖廟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鄭城門名鄭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自城門瀆入城因

馬師頡（頡即羽頡子羽孫為馬師官）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帥國人以伐之（帶子西子子晳之宗姪）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子產與子晳從兄弟二子於伯有為從叔父此兄弟言其先也）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也）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鄭地）子駟氏欲攻子產（怒其殯葬）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酸棗在陳留今延津縣東南二里有酸棗山）與子上盟（子上即駟帶）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

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復鄭大夫

於子蟜之卒也將葬襄十九年言先將事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公孫揮字子羽為行人非公子羽也會事會葬事也莠害苗之草以喻伯有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歲歲星也降婁奎婁也降婁中而旦是夏正六月周八月也月令季夏旦婁中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歲星十二年一周天終歲謂自降婁至娵訾也此謂降婁也及其亡也歲在娵訾之口卯令年娵訾在壁室次其明年乃及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大夫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任晉邑名為廣平郡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

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二十七年秋晉楚會諸侯盟于宋弭兵見楚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鉏子罕之子○鄭子皮授子產政。產乃皮之從兄弟伯有死皮爲政令以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國小偪近大國則難供其求族大寵多則難行其政故不可爲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小國能事大國則爲大國恤故其國亦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即公孫段穆公子豐之子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往焉言人不能無欲伯石欲得邑故

欲成國事使彼得邑從國事而我要其事之成功是事之成在我不在伯石也何愛於一邑哉且邑猶在鄭其將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爲四鄰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尤罪也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鄭書鄭國之史也大焉先謂先和大族也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己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章章程爲之限也杜云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庶人服飾不相踰此二句是都鄙事即下文衣冠而褚之田有封洫有封疆溝洫廬井有伍

廬井謂一井為田九百畝八家各授田百畝其中公田百畝分二十畝為八家廬舍五家為伍使相保此二句是田野事即下文田疇而伍之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大人一本作大夫豐卷將祭即子張請田焉請田獵取獸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鮮杜云野獸衆臣祭以芻豢為足今按新殺曰鮮惟君用此衆臣則但祭常牲給足不敢外加此子張怒退而徵役于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不沒入官三年而復之召卷復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及其田里所收入税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褚衣橐也衣冠并法者收之不敢服取我田疇而伍之並畔為疇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

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

嗣之言無人及其賢也

己未襄三十一年公薨之月今年六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

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

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文伯名匄字伯瑕與范宣子同族同名曰敝

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充滿也斥見也今韻書斥大也無若

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

高其閈閎閈音扞里門也閎音宏門辟旁長摒所以止辟者高之則墻亦高恐盜踰墻

厚其牆垣厚之恐鑿穴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

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

葺覆也以草覆墻也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間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猶獻見也此言不敢輸幣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蠹虫敗也此言不敢暴露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卑下也庳音陛又卑低小屋也闕門曰觀築土曰臺無室曰榭館如公寢庫廄繕脩庫藏車幣廄養馬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

人以時塓館宮室圬音烏鏝人也圬是塗之所用因謂泥牆屋之人爲圬人塓音覓塗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甸人設大燭於館僕人巡宮僕人行夜扞盜賊車馬有所謂有廐庫賓從有代僕從代客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官名以脂塗轄使行滑也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給也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群吏陳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歸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之憂樂晉同其情若賓有事則巡視之不知者教誨不足者賙恤也上言待賓禮物備此言待賓情意備也賓至如歸待之如此故賓至晉如歸本國無寧菑患杜云無寧寧也寧復有菑患邪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晉別宮而諸侯舍於隸人諸侯館如隸人舍於猶如

也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夭札厲疫也無以備水潦故有此災賔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脩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知子産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者盈受也盛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已止也夫子産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

民之莫矣[詩大雅板之篇輯和也協合也懌悅也莫安定也]其知之矣[詩人知辭有益]鄭子皮使印段[穆公子即子石]如楚以適晉告禮也。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廷音旺往也棐林鄭地]如聘禮而以勞辭[禮用聘問而辭用郊勞]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桑柔篇言誰能執熱物而不往取水以濯其手]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文子言止此]子産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

美秀而文（杜云其貌美其秀才）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爲猶事也）而又善爲辭命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野郊外邑城內也）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鄉里之學校論執政者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

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盡心爲善以止怨）不聞作威以防怨（毀校即作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遽急猝也道導同通也言防塞怨豈不就止然猶防塞川流雖止於一時久必大潰決傷人多不如小決順其流使通之而不止塞也故人言不可止不如聞而即改以爲藥石自治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小人明自謂）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杜云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

子皮曰愿（愿謹厚也）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
夫亦愈知治矣（夫指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
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
其傷實多（一本作其傷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
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
盡言（榱椽也棟所以架椽）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
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
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
必有所害譬如田獵（舊連下射御為句非）射御貫則能獲禽
（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

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 自知不足以為家 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 言心 既不同豈敢治子家事但有危者以告子 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

庚申 昭元年 鄭徐吾犯之妹美 徐吾犯鄭大夫 公孫楚聘之矣

即子南游氏已納幣聘之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即子皙駟氏禽鴈也納采以鴈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布陳贄幣如聘禮也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射御乃大夫事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遂嫁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衝交道也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先聘子南直也

子南用戈子皙直也故均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

女皆奸之犯也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

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

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

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忌長也兵

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

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

子南將遣之行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游吉[illegible]大叔曰吉不能

亢身焉能亢宗亢蔽也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

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上蔡

同粲音讖添放也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閨門鄭城門薰隧道名即閨門外也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産弗討子晳欲自同於大卿使書七子弗討畏其強也

辛酉昭二年○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黑爲游楚傷故欲害其族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氏黑之族惡其爲亂故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産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

至遽傳車也乘之欲速至使吏數之數責其罪曰伯有之亂襄三十一年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創疾作是天已虐己以病死無更助之也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不終不以壽終也乃天命如是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皙請以子印爲市官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

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書其罪於木加尸上

癸亥昭四年鄭子產作丘賦古者丘十六井出馬一匹牛二頭今子產盖又增之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國爲尉氏殺己爲蠆尾以令於國蠆尾言重賦害人如蠆也國將若之何子寛以告子寛鄭大夫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從其欲也度不可改詩曰詩逸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鄭子寛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涼薄也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敝尤不止於貪也姬在列者在列國也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言蔡曹滕先鄭亡以其偪於大

國而又無禮杜云隣偪楚曹滕偪宋鄭先衛亡偪而無法鄭比衛先亡以其偪於晉楚而又今作丘賦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

甲子昭五年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驟急疾也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長子產政

乙丑昭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作刑書鑄於鼎使遵守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虞謂度之以為法度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臨事制刑不先為刑法恐民知法起爭端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

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以義為民防閑又以政令督治之行之使以禮有節守之使以信勿易奉上尊尊持也仁則無欲奉特之則無間斷能此則祿秩之位尊之制此以勸其順從不能此則刑罰之罰贖之嚴斷以畏其淫縱此自施於政事言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誨以言告之丁寧也於文每言為誨忠則盡己之心自內言聳謂作表而聳動之也行則見於行事自外言教訓導使效己也務事也和杜云說以使民臨謂居上位俯臨其下易驕慢故以敬涖謂有所施為臨撫其事易怠惰故以彊斷剖決也上王公也官卿大夫也長師皆民上者此皆自教民以身上言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

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言民先知有法則不知畏上人各生爭心驗於刑書以成其欲如此則禍亂生不可治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三代刑法之起皆末世非始盛之時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田有封洫）立謗政（作丘賦）制三辟鑄刑書（用三代之法著法于鼎）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周頌我將篇儀式刑皆法也靖安也法文王則四方皆安今詩德作典）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文王篇孚信也法文王則萬邦起而信之矣）如是何辟之有（言爲政在人何以法爲）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端本也徵驗也錐刀之末言微細也言作

法則民知爭端不顧上而驗所行於法事雖細必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晉大夫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也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如而也火星尚未出未可以火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競之法於上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火星出而象其所爲故知鄭必火矣○六月

丙戌鄭災、

丙寅昭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伯有即良霄襄三十年殺者至是以其鬼而相驚走鑄刑書之歲二

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六年三月三日）余將殺帶也（駟帶駟子皙殺伯有）明年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亦助子皙）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即今年正月）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子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產曰說也（說同悅得民之心也立洩求說於民）為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為去聲言伯有為妖鬼害人無義人心所惡為之立後人必非之不悅為政者為此故反之立公孫洩若不為其厲如國家自以大義繼絕者以取媚於民媚）

愛悅也行之當而悅服民心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
適晉趙景子問焉晉中軍佐趙成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
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
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人之生始變化為形魄則附形
之靈者孝經說曰魄白也言形有體質明白也既
生魄矣其在上陽者為魂魂則附氣之神者魂芸
也言氣惟噓吸芸動也魂既附氣氣又附形若居
權靜奉養物精華多則形強形強則氣強而魄魄
強矣疏云精者神之未著爽者明之未昭匹夫匹婦強死強死無疾病構強而死
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
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穆公生去疾字子良子良生公孫輒
字子耳子耳生良霄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

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馬師氏公孫鉏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頡出奔公孫鉏代為馬師與子皮同族齊師還自燕之月今年二月罕朔殺罕魋穆公子罕長子公孫舍之生子皮及罕魋次子公孫鉏為馬師生罕朔朔與魋同祖從兄弟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言朔出奔乃晉羈旅臣但得容身逃死何敢擇位卿違從大夫之位。即無罪去國降為大夫罪人以其罪降。若有罪則以罪定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以位言其官。

馬師也。以職言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嬖大夫下大夫也降翔位一等

辛未昭十二年○三月壬申鄭伯嘉卒○五月葬鄭簡公

三月鄭簡公卒將為葬除除治葬道及游氏之廟將毀馬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執毀廟器用立而不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教毀廟者辭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迂道避之廟司墓之室有當道者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毀之則朝而塴塴崩去下棺也弗毀則

日中而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恐久留賓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六月葬鄭簡公。三月葬速

定公名寧簡公子昭十二年即位二十八年卒在位十六年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乙亥昭十六年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于朝無有不共恪共同恭恪敬也孔張後至子孔之孫立于客間賓入廟門大夫立於東夾南西北上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禮也立於客間者蓋賓入未升階時立於西方張誤立此執政禦之適客後張又移立客之西

又禦之適縣間張又益西立于樂肆之縣間盖西階之西須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也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富子鄭大夫諫子產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幾如幾度之幾我皆有禮夫猶鄙我鄙賤陋也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衷當也命自爲政者言出令之不信不信變更也令自民言刑之頗纇頗偏也纇戾也獄之放紛放縱肆也紛紛亂也會朝之不敬我往大國會朝而不敬使命之不聽大國使人命我而不從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昆兄也子孔乃襄公兄孔張之祖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張嗣

為鄭執政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周遍也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祀於家廟有祿於國受祿邑有賦於軍杜云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受脤歸脤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規正也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也宣子謁諸鄭伯謁請也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幾何之幾言求無多也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偷薄也若屬有讒

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産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立謂立於上位也此言韓子所以不當求環）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此言鄭所以不與環）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言今供其求後無以給而不供則鄭爲罪益大於今不供之罪矣斥猶擯也大國之求皆聽命無禮斥之則其求無足是鄭且爲晉邊鄙供給邑不復成國）

而失位矣又申不當與環意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

甚矣獨非罪乎韓子奉君命聘而私求玉非君命物則己貪欲淫縱甚矣豈不獲罪於君又申不當取環意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

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賈買也銳細小也

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此賈音價商人曰必告君大

夫註疑不能償其直故欲告君大夫下云強奪商人可見韓子請諸子產曰

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

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

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桓公封域林即漢京兆鄭縣是也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幷與商人俱來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用次序相比耦耕以除治地斬

之逢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匃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匃乞也利市利於市賣之寶貨也）恃此質誓（質正也）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冉申起不當求環）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為也（若大國令共無常法是鄭為晉邊鄙邑鄭亦不從令冉申鄭不當與）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

志詩言志也子齹賦野有蔓草齹才何反即嬰齊子皮之子子展之孫野有蔓草鄭風篇名取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取彼其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司直邦之彥兮以美韓子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亦鄭風取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喻晉恤己則從不恤則叛也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勤勞也子大叔拜謝宣子撫鄭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是指褰裳不有是事其能終乎言有此以警晉所以不敢侮鄭而終相善也子游賦風雨即駟偃駟帶子子西孫鄭風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子旗賦有女同車旗即豐施公孫段子子豐孫鄭風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此宣子威儀服飾盛也子柳

賦蘀兮（卽印癸印段子公子印曾孫鄭風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言宣子倡之己將和從之）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昵近也杜云親也賦詩皆不出其國以示親好）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周頌篇名取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及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敢不以玉藉手拜賜）○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三子皆鄭大夫柎音附又孚）有事於桑山（有事祭也）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

山林也。執養獲使繁殖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

丙子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周之冬即夏正八月也。心星為大辰，夏正八月昏牽牛中，大辰在西方，天漢起箕斗，絡璧星閒道。是時邪列于天，大辰之星見在天漢之西，今孛星又出於大辰之西，而尾東指，光芒歷辰星，東及天漢也。申須曰：魯大夫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彗光如帚，故為除舊布新，象人事。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今大西流，有孛掃除舊火，明年夏正三月火出，必布新火，為火災，魯註非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魯大夫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往年去年也，言去年已見此孛，是諸侯將火之

徵兆蓋以火出之月孛見今年火出之月益彰明其終必隨大火沒是居火久明年火出則必益甚而火諸侯其與人事相關必然矣

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此以上論星孛必爲火災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虛者舊居之處也星非人亦謂之虛者猶謂晉參虛也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居陳宛丘在豫州東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火正居鄭皆火房也。房舍也星占房心豫州陳在豫州東則房心爲宋陳地角亢氐兗州爲鄭地蒼龍七宿皆火所舍地故孛大辰知爲三國火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祥災異也顓頊以水德王居衛濮陽縣其城內有顓頊冢故名帝丘其星爲營室名爲大水天漢絡北故孛及漢爲水災應衛大此以上自所孛分野論所火之國

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牡雄也水克火故配合論水爲火雄火爲水妃丙午爲火子壬爲水災之作必以此水火合之日若孛今隨火星伏必以明年壬午火星見之月爲災於四國也此又自大辰及漢水上論火作之日鄭裨竈言於子産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三物以禳今按瓘玉名瓘斝恐即玉爵一物耳瓚如槃其柄用圭有流前注子産弗與

○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伐參伐星也北辰亦爲大辰何以書記異也

丁丑昭十八年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東北曰融風火之始也。杜云融風木也木火母故曰火之始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名其處在魯城內作庫於上地高顯登之望氣參驗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經所以書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言由多言故或有中者遂不與。

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里析鄭大夫曰將有大祥。祥災異也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良語辭服云能也謂死不能及泯沒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以其與已言故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新來聘者禁舊客勿出於宮為其知國情不欲令去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子寬即游速游吉之子二子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也鄭云攝束茅以為屏蔽大宮鄭祖廟巡之不使火及使公孫登徙大龜登開卜大夫使祝史徙主祏於周廟告於先君。祏廟主石函周廟厲王廟也使祝史合神主於此易救護告於神也每廟木主皆以

石函盛之當祭則出之事畢則納于函藏于廟之西壁內所以避火災也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府庫財貨所聚故儆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商成公鄭大夫司宮主宮室之官杜云巷伯寺人迁宮人使避火也司馬司寇列居火道司馬主兵司寇主刑列居火道備非常也行火所焮焮許靳反炙也行之使預為之備巡城下之人伍列登城登城備姦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野司寇縣士也各保集其應受徵役人恐四方閒之生變也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除治祭位於北北就大陰也禳火于玄冥水神回祿火神祈于四鄘鄘城也城積土陰氣聚故祈之以禳火之餘災書焚室而寬其征征力役賦稅也與之材材營建木料也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

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爲治也祭社有常而言大爲社者非常祭之月而爲火特祭也）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除治道也）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廟家廟也）其寢在道北（寢正寢也）其庭小。（庭廟寢間也）過期三日。（道狹小故蒐徒過此期三日方畢故欲除之使寬也）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大叔使除道衆列於道南廟之北則背寢而向廟立）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毀廟）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衝四通道也北方謂寢言子產仁不忍毀人廟）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辭晉公子公孫）

而授兵似叛晉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望群望也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撊開上勁忿貌服云猛貌方言晉魏之間曰撊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間厠火災圖謀伐鄭若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荐重也幸而不亡猶可說也杜云解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鄭雖與他國境接其歸則在晉既事

晉矣其敢有二心

戊寅昭十九年是歲也鄭駟偃卒即子游駟帶子子西孫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絲晉女所生弱幼少也其父兄立子瑕瑕即駟乞也子游之叔父世本子游子瑕並公孫夏之子與杜不同子產憎其為人也且以為不順叔不可繼後弗許亦弗止駟氏聳懼也他日絲以告其舅舅晉大夫也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不為天祐也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夭死曰札小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謂未三月死也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

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大夫繼世為一宗之主故曰宗主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言鄭君臣以天為剝喪昏亂駟氏故隨其立之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群臣誰敢與知平丘之會在十三年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洧水出滎陽密縣東南至潁川長平入潁在鄭城時門外國人請為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弗我覿也弗一作不

覿見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己卯昭二十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符之澤萑音丸符音蒲鄭澤名盜於澤中劫取人物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符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

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大雅民勞篇汔幾也康安也言厲王暴虐民勞甚矣庶幾可以少安之施惠於京師以安四方之人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謹飭束之意慘曾也明天之明命也詭隨者必無良之人也寇虐者必無忌憚之人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柔寬而撫之也能擾而習之也有剛柔意故云平之以和以上皆民勞首章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又引商頌長發篇言湯不競強不絿緩不剛不柔不柔儒布政和適故爲百祿遒聚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丁亥昭二十八年○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公作新六月葬鄭定公三月葬速

獻公名蠆定公子昭二十九年即位定九年卒在位十三年謚法博聞多能曰獻

己亥定八年鄭駟歂嗣子大叔爲政歂音端即子然駟乙之子定四年子大叔卒見楚

庚子定九年鄭駟歂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鄭大夫欲改鄭所鑄刑書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書之于竹簡謂之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加猶益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靜女邶風篇名其詩三章序云刺衛夫人無德二章云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彤管亦管筆也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言取彤管之美不棄其人之無

德

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竿旄衛風篇名其卒章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言取忠告之言而不論人之在下也此明取益國家棄其邪故用其道不棄其人棄其邪則用其人而不棄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詩召南甘棠篇芾音吹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翦翦其枝葉也伐伐其條幹也茇草舍也召伯巡行南國或舍甘棠下後人思其德而不忍傷其樹也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六月葬鄭獻公蠆尺邁反公作蠆

聲公名勝獻公子定十年即位在位三十七年卒謚法不生其國曰聲

辛亥哀五年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

服於其庭秦本下大夫而列卿車服僭也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子産子國參也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大雅假樂篇攸所塈息也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商頌殷武篇僭差濫溢皇暇也明不僭濫故能受福保位今詩作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癸丑 哀 七年春宋景皇瑗師師侵鄭

七年春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杜云定八年鄭始叛晉與衛盟曲濮宋為晉討

乙卯 哀九年 ○宋皇瑗師師取鄭師于雍丘雍丘縣屬陳留覆而敗之曰取

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賸以證反即罕達謚武子子齹之子子皮孫）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故瑕外取圍宋雍丘邑）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遷舍謂自遠逼近而單壘周四圍不通也）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即武子賸）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二子鄭之有能之）

○秋宋公伐鄭（報雍丘）

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遇水適火（卜法橫者為土立者為木邪向經者為金背經者為火因兆而細曲者為水）占諸史趙史墨史龜（皆晉大史）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水適火則火滅為沈陽兵陰器）

故可興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齊姜姓火師之後火弱故利伐齊子商姓屬水水勝故不利敵宋史墨曰盈盈與瀛同趙鞅遠祖至中衍皆瀛姓水名也按鄭氏曰河間有瀛水故為瀛州即瀛姓所居之地則趙祖伯益因居瀛水故賜瀛姓子宋姓水位也子位北方名位敵不可干也二水俱勝不可伐宋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火畏水故可伐齊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言水勝宋不可伐鄭方有罪不可救也鄭以嬖寵伐人邑為有罪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救鄭則當伐宋故不吉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坤上乾下之需☵☰坎上乾下曰宋方吉不可與也泰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帝乙紂父也陰而得中有以王者嫁妹如願受福祿大吉也微子啓

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祉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詳此義謂宋嫁女於鄭為甥舅國帝乙之元子歸妹於鄭有吉祿則我伐宋必不吉也

丙辰哀十年 ○夏宋人伐鄭。既取其師伐而又伐惡其修怨不已也

辛酉哀十五年 ○冬晉侯伐鄭。續經

乙丑哀二十年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為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春秋左傳類解鄭卷之十四終